

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来自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调查证据

李 波，尹 璐

[摘 要] 父母家庭角色的不同会导致对子女发展呈现不同的影响，流动儿童亲子分离模式的特殊性为我们研究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影响的差异性提供了良好的准实验场景。基于2016—2017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40所小学160个班2367名四年级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本文从学业表现、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三个维度探讨了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发现，样本中流动儿童有7.01%与父亲分离，4.48%与母亲分离。基于似不相关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母亲分离显著负面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和体质健康，而与父亲分离则显著不利于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异质性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母亲分离对男生的学业成绩影响要大于女生，但与父亲分离对女生的非认知影响要大于男生。因此，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家庭结构中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子女“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最后，就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亲子分离；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体质健康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总量约为2.47亿，0—17岁流动儿童规模已达4321万，已婚流动人口中近90%为夫妻双方共同流动，近10%为一方流动，而另一方未流动。因此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流动儿童只跟随父母中的一方流动，进而出现亲子分离的情况。本文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发现，在剔除了因离婚或去

[收稿日期] 2019—03—06

[作者简介] 李波，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libobnu@163.com；尹璐（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luyin@nufe.edu.cn。

世等导致的亲子分离后,流动儿童中仍有近10%的学生存在与父亲或母亲分离的情况。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截至2015年底,仅义务教育阶段0—14周岁流动儿童数量就达到68.7万,这意味着仅在北京就有约7万名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存在着亲子分离现象。

亲子分离的类型是指父母双方中谁与子女分离,包括单亲与子女分离、双亲与子女分离。其中,单亲与子女分离又分为父亲单独与子女分离、母亲单独和子女分离两种情况。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父母均分离、父亲分离和母亲分离三种类型。但是流动儿童的亲子分离只具有父亲分离、母亲分离两种类型,并不存在父母均分离的现象(唐有财和符平,2011),这就为我们研究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影响的差异性提供了良好的准实验场景。留守儿童的亲子分离在数量上要比流动儿童多,因此以往的大量研究多聚焦于留守儿童,却忽视了亲子分离对同样是弱势群体的流动儿童的影响。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承载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因此本文以北京市流动儿童为切入点,研究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重点探讨以下问题:第一,亲子分离是否会对子女的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和体质健康产生影响?第二,与父亲分离和与母亲分离对儿童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第三,这种差异是否会因儿童的性别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

阿诺德·拉扎勒斯(Lazarus and Folkman, 1986)关于应激的认知—交互理论表明,子女对与父母分离事件的认知评估及其采取的反应是影响子女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儿童不同的认知评估和反应,学者对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认为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且不可逆。其中包括亲子依恋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家庭功能理论等。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亲子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炼子女的个人意志,处理和应对困难的能力,其中包括压力—应对理论、抗逆力理论等。

本文主要选用“德智体”三个维度指标来衡量子女发展,其中“德”用非认知能力衡量,“智”用考试成绩衡量,“体”用体质测试成绩衡量(王传旭,2003)。关于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影响的现有文献中,亲子分离会导致孩子缺乏陪伴、照顾和管教(Mckenzie and Rapoport, 2011),进而对子女的入学年龄、升学意愿、教育水平以及学业表现造成显著负面影响(梁文艳,2010;李云森,2013;Meyerhoefer and Chen, 2011)。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侯玉娜,2015)。关于亲子分离对

非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中,亲子分离会更容易导致儿童出现怨恨、自卑、沮丧等不良情绪甚至产生暴力行为(Lahaie et al., 2009),父母日常监管行为较少、与父母的交流频率更低、学校生活体验更为消极、且交往不良行为少年的概率也更大(同雪莉和彭华民,2016)。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亲子分离增强了子女独立解决困难的能力,磨练了坚韧的意志,处理事情的速度和节奏比一般儿童更快,完成度也更高(Francisca, 2012)。在有关亲子分离对体质健康影响的文献中,多数研究均表明,亲子分离会导致子女健康状况的恶化(孙文凯和王乙杰,2016)。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异质性分析中,由于家庭性别角色的差异,与父亲或母亲分离对子女的影响可能不同(Chen et al., 2009)。有研究表明,与父亲分离会导致子女懦弱、撒谎(Chen et al., 2009)和攻击性行为(常青和夏绪仁,2008),而与母亲分离会导致子女出现自卑、内向等问题(侯玉娜,2015)。学生性别不同,影响也存在差异。例如,亲子分离对男生成绩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对女生成绩无显著影响(陶然和周敏慧,2012)。有的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即亲子分离对女生成绩的影响显著大于男生(胡枫和李善同,2009)。

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方面问题。第一,受限于数据,部分关于亲子分离对学业成绩影响的文献中,子女学习成绩采用的是家长自报的孩子成绩等级,存在估计偏差。第二,对子女影响的维度较为单一,且较少探讨影响的异质性。第三,大部分研究采用相关分析,无法识别因果关系。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如下优势。第一,采用“德智体”多维度衡量学生发展。第二,本文采用期末考试百分制成绩和体检、体测报告等行政数据度量学业成绩和体质健康,保证了数据的准确度。第三,采用多元回归和似不相关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和内生性问题。

三、样本、变量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我们在2016—2017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实施的调查。调查遵循三阶段整群抽样原则,即先随机抽取区县,从选中的区县中随机抽取学区(或教育集群),最后从选中的学区中随机抽取学校的方式,被调查学校的全部四年级学生入样。针对个别规模较大的学校,四年级班级数目超过4个,从中随机抽取4个班级入样。最终,本研究所用样本涉及功能拓展区3个区县、40所学校、160个班级的2367名流动儿童学生,占拟抽样样本的94.23%。所调查学生均为小学四年级,处于同一个受教育水平,因此

学生发展指标具有横向可比性。调查包括学生、家长、教师 and 校领导问卷, 调查内容涉及家庭背景, 亲子分离状况, 亲子关系和非认知能力。并且, 我们还获得学业成绩和体质测试等数据。

(二) 相关变量描述

1. 核心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 核心解释变量为亲子分离虚拟变量。包括与父亲分离、与母亲分离。对亲子分离的定义是基于学生调查问卷中涉及学生是否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果不和父亲或母亲一起生活, 则定义为与父亲或母亲分离。同时, 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父母离婚、父亲或母亲去世导致的亲子分离样本。表 1 汇报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中与父亲分离 166 人, 占样本的 7.01%。与母亲分离 106 人, 占样本的 4.48%。

表 1 核心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与父亲分离	与母亲分离	流动儿童总计
样本量	166	106	2367
占比	7.01%	4.48%	100%

核心被解释变量包括学业成绩、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首先, 学业成绩为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数学、语文和英语百分制原始成绩。考试试卷为各区县内部统一出题, 但各学校自主判卷。鉴于各学校之间判卷尺度存在差异, 学校间成绩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对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校内标准化处理。其次, 非认知能力包括六个维度, 分别为自尊(self-esteem)、自我控制(self-control)、人际交往(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学校适应性(school adaptability)、领导力(leadership)和合作(cooperation)。每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给出若干日常行为题目, 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和“非常不符合”, 并依次赋值为“4 分”“3 分”“2 分”和“1 分”。每个维度下所有题目得分均值为相应维度非认知得分。各维度非认知能力中, 自尊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Rosenberg, 1965)。自我控制是指个体自主调节行为和抑制冲动行为的能力(Hagger et al., 2010)。人际交往能力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肢体动作和表情等表达手段将某种信息传递给其他个体的过程(王英春和邹泓, 2009)。学校适应性是指在学校环境中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业成功的状态(Ladd et al., 1997)。合作是指个人和个人、群体和群体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目的, 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或方式等(陈晓荣等, 2013)。体质健康包括儿童肥胖率和体质测试成绩。肥胖率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标准采用 BMI 值进行测算, 男生 BMI 值超过 22.7、女

生超过 22.1 为肥胖。体质测试成绩分别由肺活量、50 米跑、坐位体前屈、跳绳和仰卧起坐各项得分加权求和得到。表 2 汇报了核心被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从结果不难发现各类型的亲子分离在学业表现、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上很大程度上都差于全样本均值。

表 2 核心被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学生发展	变量	与父亲分离	与母亲分离	全样本
学业表现	数学成绩	0.047	−0.240	0.079
	语文成绩	0.081	−0.210	0.084
	英语成绩	−0.055	−0.394	0.008
非认知发展	自尊	3.198	3.180	3.256
	自我控制	3.122	3.132	3.191
	人际交往	3.366	3.315	3.371
	学校适应	3.572	3.636	3.629
	领导力	3.211	3.292	3.276
	合作	3.452	3.470	3.515
体质健康	肥胖	0.119	0.288	0.162
	体质测试	84.389	83.691	85.168

2. 控制变量

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等四个层面。本文选取的个体层面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独生子女虚拟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包括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家庭出身；学校和班级层面影响因素，采用班级固定效应加以控制。表 3 为相关变量对应的问卷中的编码方式。

表 3 控制变量描述及编码方式

控制变量	变量名	编码方式
个体层面变量	性别	1=男生，0=女生
	年龄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减去出生年月日
	独生子女	1=独生子女，0=非独生子女
家庭层面变量	经济资本	用取对数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衡量
	文化资本	用父母受教育年限较大值进行衡量。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 0、6、9、12、15、16、19 年
	家庭出身	1=父母双方均为农村户口，0=父母有一方为城市户口
学校和班级变量	班级固定效应	本文通过控制班级固定效应，来剔除学校和班级层面难以观测的异质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表 4 报告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关于学生个体变量，样本中男生占比约为 53.4%，平均年龄为 9.9 岁，独生子女所占比为 32.5%。关于家庭背景变量，家庭文化资本即父母最大受教育年限均值为 10.04 年，所以一半以上流动儿童父母具有高中文凭。家庭经济资本即人均家庭取对数年收入 11.93。家庭出身变量表明流动儿童父母 66.2% 为农业户口。从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样本看，各控制变量大致而言并没有和全样本有显著差异。

表 4 相关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与父亲分离	与母亲分离	全样本
个体层面	男生	49.4%	58.9%	53.4%
	年龄	9.878	9.911	9.868
	独生子女	42.8%	41.1%	32.5%
家庭背景	取对数家庭年收入	10.219	9.874	10.035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12.633	12.054	11.926
	父母均为农业户口	52.4%	64.3%	66.2%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节主要从学业成绩、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三个维度来研究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影响可能存在的异质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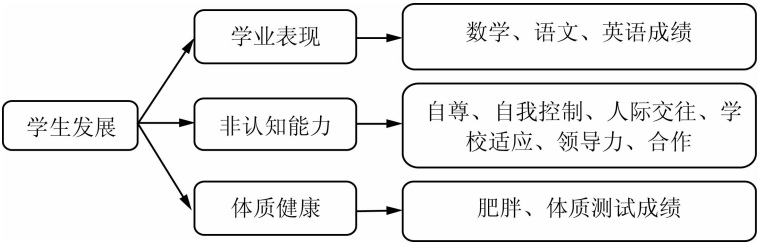


图 1 学生发展各维度指标选取

(一) 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SUR) 来估计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如果多个方程之间有某种联系，那么将这些方程同时进行联合估计有可能提高估计效率，这被称为“系统估计”(system estimation)。似不相关回归主要解决的是各方程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性的问

题(陈强, 2014)。例如, 在考察亲子分离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时, 六个方程的解释变量为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 各方程被解释变量为自尊、自我控制、人际交往、学校适应、领导力和合作。尽管这六个方程的变量有所不同, 但是由于同一学生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对六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均产生影响, 因此这六个方程的扰动项是相关的。如果将这六个方程联合估计, 可以提高估计效率。相似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对数学、语文和英语三门科目成绩的影响中。单个方程的估计形式如下:

$$Y_i = \alpha PS_i + X'_i \beta + \mu_i \quad \text{式(1)}$$

式中, Y_i 表示学生 i 的发展变量, 包括学习成绩, 非认知能力和体质健康。其中学习成绩为学生在 2016—2017 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校内标准化成绩, 体质健康为 2016—2017 学年度体质测试结果, 非认知能力为调查问卷中涉及的非认知量表结果。 PS 为核心解释变量, 包括与母亲分离和与父亲分离。 X 为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虚拟变量、年龄、独生子女虚拟变量、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出身虚拟变量, 以及班级固定效应。 μ_i 为随机误差项。

(二)估计结果

1. 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

表 5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表中(1)—(3)列为与母亲分离、(4)—(6)列为与父亲分离。从回归结果看, 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与母亲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有显著负面影响, 数学、语文和英语三门科目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437 、 -0.387 和 -0.549 , 且均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与父亲分离对各科目考试成绩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60 、 0.003 和 -0.104 , 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与母亲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大于与父亲分离。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 即家庭越富裕、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 子女学业成绩越好。家庭出身负向影响子女学业表现, 说明父母为农业户口的学生考试成绩较低。个体层面信息中, 回归结果表明学生年龄越大学习成绩越好, 且女生各科成绩均比男生好。独生子女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这一定程度上符合子女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

表 5 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

	与母亲分离			与父亲分离		
	(1) 数学	(2) 语文	(3) 英语	(4) 数学	(5) 语文	(6) 英语
亲子分离	-0.437*** (0.126)	-0.387*** (0.118)	-0.549*** (0.121)	-0.060 (0.076)	0.003 (0.071)	-0.104 (0.073)
文化资本	0.027*** (0.009)	0.022*** (0.008)	0.040*** (0.008)	0.026*** (0.009)	0.022*** (0.008)	0.039*** (0.008)
经济资本	0.061** (0.025)	0.064*** (0.024)	0.064*** (0.024)	0.063** (0.025)	0.066*** (0.024)	0.067*** (0.024)
家庭出身	-0.030 (0.048)	-0.141*** (0.045)	-0.154*** (0.046)	-0.030 (0.048)	-0.140*** (0.045)	-0.154*** (0.047)
性别	-0.070* (0.038)	-0.364*** (0.036)	-0.410*** (0.037)	-0.075* (0.039)	-0.367*** (0.036)	-0.417*** (0.037)
年龄	0.155*** (0.052)	0.132*** (0.048)	0.087* (0.050)	0.155*** (0.052)	0.131*** (0.048)	0.089* (0.050)
独生子女	0.092** (0.044)	0.043 (0.041)	0.084** (0.043)	0.089** (0.044)	0.040 (0.041)	0.081* (0.043)
常数项	-2.712*** (0.759)	-1.952*** (0.709)	-1.604** (0.730)	-2.717*** (0.761)	-1.963*** (0.711)	-1.608** (0.733)
R ²		0.120			0.116	
Chi 方		300.966			288.059	
BP 检验		1517.974			1497.453	
N		2201			2201	

注：1.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2.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3. BP 检验报告的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检验的 LM 统计量。4.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2. 亲子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表 6—7 分别汇报了与母亲分离和与父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两类亲子分离对子女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从回归结果不难发现, 与母亲分离对各维度非认知能力均无显著影响。但与父亲分离对子女自尊、自我控制、人际交往、学校适应、领导力和合作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除了人际交往外, 各维度估计结果均在 1% 条件下统计显著。因此与父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大于与母亲分离。

表6 与母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1)	(2)	(3)	(4)	(5)	(6)
	自尊	自我控制	人际交往	学校适应	领导力	合作
与母亲分离	-0.103 (0.068)	-0.075 (0.054)	-0.026 (0.054)	0.041 (0.060)	0.065 (0.068)	-0.029 (0.059)
文化资本	0.005 (0.005)	0.005 (0.004)	0.006* (0.004)	0.005 (0.004)	0.001 (0.005)	0.005 (0.004)
经济资本	0.037*** (0.013)	0.023** (0.011)	0.024** (0.011)	0.026** (0.012)	0.024* (0.013)	0.013 (0.012)
家庭出身	-0.009 (0.026)	-0.005 (0.021)	0.004 (0.021)	0.014 (0.023)	-0.015 (0.026)	0.009 (0.022)
性别	-0.088*** (0.021)	-0.175*** (0.016)	-0.156*** (0.016)	-0.158*** (0.018)	-0.056*** (0.021)	-0.104*** (0.018)
年龄	0.073*** (0.028)	0.045** (0.022)	0.059*** (0.022)	0.018 (0.025)	0.074*** (0.028)	0.049** (0.024)
独生子女	0.006 (0.024)	0.027 (0.019)	0.019 (0.019)	0.028 (0.021)	0.022 (0.024)	0.039* (0.020)
常数项	2.402*** (0.412)	2.804*** (0.329)	2.861*** (0.328)	3.263*** (0.364)	2.683*** (0.413)	3.074*** (0.354)
R ²	0.172					
Chi 方	492.593					
BP 检验	10335.347					
样本量	2366					

注：1.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2.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3. BP 检验报告的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检验的 LM 统计量。4.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家庭层面变量中，家庭经济资本显著影响子女非认知能力，富裕家庭子女拥有更高的自尊、自我控制、人际交往、学校适应、领导力和合作能力。文化资本和家庭出身不会导致子女非认知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个体层面变量中，女生在所有维度的非认知能力上均显著优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心智发育和成熟时间较早有关。年龄较大的学生拥有更强的非认知能力。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非认知之间无明显差异。

表 7 与父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1)	(2)	(3)	(4)	(5)	(6)
	自尊	自我控制	人际交往	学校适应	领导力	合作
与父亲分离	-0.164*** (0.040)	-0.137*** (0.032)	-0.054* (0.032)	-0.123*** (0.035)	-0.142*** (0.040)	-0.128*** (0.034)
文化资本	0.004 (0.005)	0.005 (0.004)	0.006 (0.004)	0.004 (0.004)	0.001 (0.005)	0.005 (0.004)
经济资本	0.037*** (0.013)	0.023** (0.011)	0.024** (0.011)	0.026** (0.012)	0.023* (0.013)	0.012 (0.011)
家庭出身	-0.012 (0.026)	-0.008 (0.021)	0.003 (0.021)	0.011 (0.023)	-0.019 (0.026)	0.006 (0.022)
性别	-0.093*** (0.021)	-0.179*** (0.016)	-0.158*** (0.016)	-0.161*** (0.018)	-0.060*** (0.021)	-0.107*** (0.018)
年龄	0.077*** (0.028)	0.048** (0.022)	0.060*** (0.022)	0.021 (0.025)	0.077*** (0.028)	0.052** (0.024)
独生子女	0.008 (0.024)	0.028 (0.019)	0.020 (0.019)	0.031 (0.021)	0.025 (0.024)	0.041** (0.020)
常数项	2.412*** (0.411)	2.813*** (0.328)	2.864*** (0.328)	3.275*** (0.363)	2.697*** (0.412)	3.084*** (0.353)
R ²	0.177					
Chi 方	510.001					
BP 检验	10246.485					
样本量	2366					

注：1.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2.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3. BP 检验报告的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检验的 LM 统计量。4.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3. 亲子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

表 8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 与母亲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明显大于与父亲分离。其中与母亲分离对子女肥胖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亲不在身边的流动儿童 BMI 值显著高 0.475 分, 在 5% 条件下统计显著。但与父亲分离对子女肥胖率无显著影响。从体质测试成绩看, 同样与母亲分离的流动儿童体质测试成绩显著低 4.612 分, 在 5% 条件下统计显著。与父亲分离对子女的肥胖率和体质测试成绩无显著影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家庭层面变量中, 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家庭出身并不会

显著影响子女的体质健康成绩。个体层面变量中，男生的肥胖率显著高于女生，且年龄越大的学生在体质测试中成绩更高。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体质健康上无显著差异。

表 8 亲子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

	与母亲分离		与父亲分离	
	(1) 肥胖	(2) 体质测试	(3) 肥胖	(4) 体质测试
亲子分离	0.475** (0.203)	-4.612** (2.350)	-0.107 (0.144)	0.041 (0.939)
文化资本	0.003 (0.016)	0.079 (0.121)	0.004 (0.016)	0.079 (0.122)
经济资本	-0.013 (0.043)	0.175 (0.356)	-0.019 (0.043)	0.205 (0.356)
家庭出身	-0.089 (0.087)	0.429 (0.682)	-0.087 (0.087)	0.461 (0.685)
性别	0.814*** (0.074)	-0.169 (0.520)	0.810*** (0.074)	-0.199 (0.521)
年龄	0.156* (0.093)	3.543*** (0.764)	0.157* (0.093)	3.528*** (0.763)
独生子女	0.098 (0.079)	-0.534 (0.617)	0.105 (0.079)	-0.561 (0.621)
常数项	-3.269*** (1.143)	66.591*** (9.531)	-3.216*** (1.442)	66.418*** (9.546)
伪 R ² /R ²	0.126	0.224	0.124	0.220
Chi 方/F 值	254.657	3.244	252.360	3.223
样本量	2074	2306	2074	2306

注：1. 模型(1)(3)采用 Probit 回归，(2)(4)采用 OLS 回归；模型(1)(3)统计量分别为伪 R²、Chi 方值，模型(2)(4)统计量为 R²和 F 值。2.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3.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4. ***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三)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各类亲子分离可能会因学生性别的不同而产生影响的异质性。因此本文

针对男女生性别,分不同样本进行回归分析^①。结果表明,亲子分离对男女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 9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子女成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对于男生,与母亲分离对其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系数分别为-0.552、-0.607 和-0.681,且均在 1%条件下统计显著。但与父亲分离对男生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对于女生,与母亲分离显著影响其英语成绩,与父亲分离显著影响其数学成绩。两个科目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87 和-0.206,在 5%条件下统计显著。但是与母亲分离对女生数学和语文成绩无显著影响,同样父亲分离对女生语文和英语成绩无显著影响。

表 9 亲子分离对成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亲子分离	男生样本		女生样本	
	(1) 母亲	(2) 父亲	(3) 母亲	(4) 父亲
数学	-0.552*** (0.161)	-0.029 (0.112)	-0.245 (0.201)	-0.206** (0.105)
语文	-0.607*** (0.163)	-0.008 (0.113)	-0.087 (0.167)	-0.053 (0.087)
英语	-0.681*** (0.174)	-0.109 (0.120)	-0.387** (0.164)	-0.128 (0.0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²	0.192	0.184	0.161	0.163
Chi 方	280.791	268.070	196.541	199.347
BP 检验	815.228	836.412	690.091	689.543
样本量	1179	1179	1022	1022

注:1. 模型均控制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独生子女变量和班级固定效应。2.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3.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表 10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亲子分离对女生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显著大于男生。其中对于男生而言,与母亲分离仅负向影响其自我控制能力,估计系数为-0.140,在 5%条件下统计显著。与父亲分离影响其自尊和领导力,估计系数为-0.104 和-0.141。对于女生而言,与父亲分离显著影响所有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其估计系数和显著

^① 受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中,并未汇报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性水平均大于与母亲分离。可能的解释是，女生一般比男生感情更加细腻和敏感，因此对亲子分离的认知—交互更加强烈，影响也更大。

表 10 亲子分离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亲子分离	男生样本		女生样本	
	(1)	(2)	(3)	(4)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自尊	-0.035 (0.089)	-0.104* (0.060)	-0.223** (0.106)	-0.217*** (0.054)
自我控制	-0.140** (0.072)	-0.073 (0.049)	0.035 (0.084)	-0.201*** (0.042)
人际交往	0.008 (0.072)	-0.024 (0.049)	-0.113 (0.080)	-0.092** (0.041)
学校适应	0.055 (0.082)	-0.008 (0.055)	0.015 (0.087)	-0.221*** (0.043)
领导力	0.003 (0.088)	-0.141** (0.060)	0.185* (0.107)	-0.149*** (0.054)
合作	-0.049 (0.078)	-0.078 (0.053)	0.031 (0.087)	-0.175*** (0.0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²	0.223	0.225	0.232	0.241
Chi 方	57105.243	365.794	334.027	349.682
BP 检验	5324.065	5310.735	4935.337	4821.558
样本量	1263	1263	1103	1103

注：1. 模型均控制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独生子女变量和班级固定效应。2.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3.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1$ 。

(四)回归结果的解释

对于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对不同性别学生影响存在的差异，本文给出如下可能的解释。不同亲子分离类型对不同性别子女影响的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性别角色划分有关。在多数中国家庭中，父亲通常扮演严父的角色，承担约束和管教孩子任务，避免孩子出现不良行为。同时父亲也是家庭的顶梁柱和庇护伞，拥有威严、伟岸的形象，能给予家庭成员更多安全感。因此，与父亲分离更容易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而母亲在家庭中更多扮演慈母角色,其主要家庭责任是相夫教子,照顾家庭成员的衣食起居,督导子女完成家庭作业等家庭琐事。因此,与母亲分离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和体质健康影响更大。男女学生结果的异质性,可能是因为女生心思通常比较细腻和敏感,因此亲子分离对女生的非认知影响更大。而男生比较活泼和顽皮,缺少父母的约束和管教,容易出现逃课、打架等不良行为,因此亲子分离对男生学习成绩影响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6—2017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40所小学160个班2367名四年级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本文为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于流动儿童的新证据。同时,鉴于流动儿童仅存在与父亲分离或与母亲分离,而不存在与父母均分离的特殊模式,为我们研究家庭不同性别结构对子女影响的异质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亲子分离作为子女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对子女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与母亲分离显著负向影响子女学习成绩和体质健康,但对非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第三,与父亲分离显著影响子女各维度非认知能力,但对子女学业表现和体质健康无显著影响。第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亲子分离对男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显著大于女生,但对女生非认知能力影响显著大于男生。

本文基于家庭、学校和政府三个角度给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家庭而言,部分父母固有的传统理念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和父母无关。父母只需要在职场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予子女物质和金钱上的投入,将子女送到优质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报昂贵的辅导班,就一定能促进子女良好的发展。但工作导致的分离和陪伴的减少,对子女“德智体”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倡导部分父母改变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重金钱,轻时间”的错误认知,切实做好孩子的引路人这一重要职责。第二,对于学校而言,校领导应给予存在亲子分离学生密切的关注,多询问其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时疏导和沟通。教师也应多和存在亲子分离的学生父母联系,告知其与孩子多沟通,多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同时,学校应成立相关心理咨询的机构或团体,及时发现和疏导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第三,对于政府而言,应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二元经济及其衍生的户籍制度,导致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和流入地居民相同的教育等公共服务,直接导致了亲子分离现象的普遍存在。因此相关部门要逐步直至完全取消与户籍分割相关的就业、教育和医疗等歧视政策,从源头上减少亲子分离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 常青、夏绪仁, 2008:《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特征研究》,《心理科学》第6期。
- 陈强, 2014:《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陈晓荣、张昕、柳友荣, 2013:《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锻炼与合作能力的相关研究》,《体育与科学》第3期。
- 侯玉娜, 2015:《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第1期。
- 胡枫、李善同, 2009:《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5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2期。
- 李云森, 2013:《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梁文艳, 2010:《“留守”对西部农村儿童学业发展的影响——基于倾向分数配对模型的估计》,《教育科学》第5期。
- 孙文凯、王乙杰, 2016:《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再考察》,《经济学(季刊)》第3期。
- 唐有财、符平, 2011:《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第5期。
- 陶然、周敏慧, 2012:《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新发现与政策含义》,《管理世界》第8期。
- 同雪莉、彭华民, 2016:《城市儿童与父母分离后的抗逆力重组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 基线调查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王传旭, 2003:《培养健康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研究》第4期。
- 王英春、邹泓, 2009:《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特点》,《心理科学》第5期。
- Chen, X., Q. Huang, S. Rozelle, Y. Shi and L. Zhang, 2009, “Effect of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51 (3): 323—343.
- Francisca, M., 2012, “Gend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 Left Behind”,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5(4): 1187—1214.
- Hagger, M. S., C. Wood, C. Stiffand N. L. D. Chatzisarantis, 2010, “Ego Depletion and 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4): 495—525.
- Ladd, G. W., B. J. Kochenderfer and C. C. Coleman, 1997, “Classroom Peer Acceptance, Friendship, and Victimization: Distinct Relational Systems that Contribute Uniquely to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8(6): 1181—1197.
- Lahaie, C., J. A. Hayes, T. M. Piper and J. Heymann, 2009, “Work and Family Divided Across Borders: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Mexican Childr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12(3): 299—312.

- Lazarus, R. S. and S. Folkman, 1986, “Cognitive Theories of Stress and the Issue of Circularity”, *Dynamics of Stress*, 24(3): 63—80.
- Mckenzie, D. and H. Rapoport, 2011, “Can Migration Redu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4(4): 1331—1358.
- Meyerhoefer, C. and C. Chen, 2011, “The Effect of Parental Labor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Rural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9(3): 379—396.
- Rosenberg, M. , 1965, “Self-esteem and the Adolescent”, *New England Quarterly*, 148 (2): 177—196.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LI Bo, YIN L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Different roles of parents will lead to different effe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particularity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model of migrant children provides a good quasi-experimental scenario for us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ther and mother’s influence on childre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or the fourth-grade students from 2367 migrant students of 160 classes in 2016—2017,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non-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physical health.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ata shows 7.01% of students separate from father and 4.48% of students separate from mother. Based on the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separation from mother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hysical health, meanwhile separation from father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non-cognitive ability.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ther separation effect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for boy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but father separation effect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for girl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Thus, our study, to some extent, proved that father and mother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under family structure. The absence of father or mother both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and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parent-child separa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non-cognitive development; physical health

(责任编辑: 郑磊 责任校对: 郑磊 胡咏梅)